

“文学淮军” 擂台
征文 第八季

又见梅花开

王晓珂

又到小寒节气,倏忽间,时光从丰硕金黄的秋日,瘦成了天寒地冻的冷冬小寒。小寒有三候,一候梅花,二候山茶,三候水仙。走出门,邻居家的腊梅花伸出墙外,明媚绽放,看到腊梅,心里沉淀遗憾和淡淡的伤感。

多年前我家新建的房子院落里栽了一棵腊梅花,二十多年,长成了树,每年冬季开满金黄的花,满院飘香,却不想三年前,遇到几个月的雨季,被蛭螭虫所食,当发现时虫眼已穿透树心,树也渐渐枯萎。望着腊梅枯枝,心疼了很长时间。去年我又在腊梅树的地方,栽上了一棵枣树,希望在新的一年里,能够结出枣子。失去了不能再来,那梅也永远活在自己的心里。风物长宜放眼量,我努力着,藏在光里,我期待的,正在路上……

记得几年前的一位文友,她也叫梅,是一个乡村小学老师,她对文学专注而痴情,她的文字清秀、纯朴,像腊梅一样的芬芳。她还有其他的才华,朗诵和主持样样都会。就是这样的女子,生命和她开了一个致命的玩笑,她得了一种病,短短时间便去了另一个世界。我们一帮好友心痛万分!看到邻家的正在绽放的腊梅,我想到她,在心中她是一个文艺妹妹,一个懂得人间冷暖的妹妹,她走时还很年轻,风吹落了一朵花,一朵美丽的花。记得这样的话“朋友们,归根说,我们能够懂得几个人,了解几桩事,几种情感?哪一桩事,哪一个人没有多面的看法!”是啊,人生难测,世事多变!

冬天深了,人与人之间也像季节一样,在最冷的时候,给予一句温暖的话,

收拾老屋,在写字台翻到一台传呼机,勾起我对温暖岁月的美好记忆。它的色泽和光芒依然闪耀,多年前我把它别在腰间的满足,仿佛近在昨日。

传呼机也被称作寻呼机或BP机,20世纪九十年代初是稀罕物。黑亮的传呼机别在男人腰间,粉色或紫色的小巧型佩戴在女人胸前,像项链一般。每当“嘀嘀”的呼叫声响起,总能吸引许多人投来羡慕的目光。它不单纯是通讯器材,更是大家脖颈和腰间的重要“饰品”。

家族里最先拥有传呼机的是大伯。他足足攒了两三年工资,又跟兄弟姐妹借了钱,才凑够几千元,买了一台摩托罗拉牌英文传呼机。亲戚们一起吃饭时,每当大伯的传呼机响起,大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共同神气。那时候我们矿上的一套小面积房子也不过几千元——不是每平方,是一整套。那时候房子并不是生活的中心,人们为了追求潮流和新鲜事物,可真下得去决心。

父亲憨厚本分,极少对生活抱有奢望和幻想,也没太多社交,同样无比渴望拥有一台传呼机。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,款式多了,价格也便宜了,下狠心花一个月工资赶了一把潮流。有了这台传呼机,父亲对生活的构想瞬间活络了起来,像变了个人似的。他尝试着跟人贩卖瓜果,不得要领,挣少赔多。没念过几年书的他,像学生一样认认真真跑驾校学驾照,贷款买了车学着跑运输。一向老实巴交的父亲,有了传呼机,竟然胆子壮到敢去贷款了。“车轮转起来,财源滚滚来。”这是父亲始终保留着没删掉的一条讯息——那么憨厚无言的父亲,珍藏着这样俏皮的豪言壮语。那时他才三十岁出头,正对生活抱有最浓烈的期盼,也是一生最好的年华。

我的传呼机是考上重点大学的奖

就是春天的花语。人生的冬季也是考察朋友与亲情的最佳季节,如果一直都是春天,当然不会知道人内心的冷暖,也不会懂得风霜雨雪,冬日里,送一盆炭火,温一杯热茶,即使窗外大雪飘飘,寒风临门,也蕴藏最温暖的情意而身感不寒!

时光在季节里匆匆,我们也在时节里走过了春天和夏天,来到岁月的秋和冬。记得我小时候住在南门外,那时候天比现在冷得多,那时每个家庭都穷,没有现在的取暖设施,冬天里一个薄薄的球衫和一个棉袄,总是透风得凉,晚上睡觉的时候更是冷,一床棉被,床下铺的是稻草,总是不保温,睡觉时会缩成一团。但那时候精神十足,常常去河里滑冰,和小伙伴打雪仗,手冻得通红也不觉得冷。

时光向前,又是一年。翻开日历,日子总是有那么多的期待,却又不经意间那么快的走散,第一缕阳光来得有些慢,挤压的云层迟迟不愿打开心怀,是不是还在留恋飞逝的旧年!雪还没有飘下来,冬的天空是澄蓝的,河水是明净的,我们等待着,花也在等待!

邻家的大院里,飘来梅花的阵阵芳香。大院里空荡荡的,院子的老人早已不在,而院子里的后人们也搬到了新城。人生如逆旅,花开花落,绽放时是最美的色彩,落下时也随遇而安。四季更迭,像人生的历程,而冬季又如同人生走完了另一个历程,孕育着新的生机。

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?我突然感到,飘落的腊梅该是沉思丰盈的生命,去突破和穿越一个新的开始,新的春天!

品。父母让我在语音报时手表、收音机、随身听、传呼机里选一样,我当然选心心念念的传呼机。

到了大学校园里才发现,人家早就流行用小灵通了。第一个学期还没结束,校园里已经风靡了诺基亚、摩托罗拉、三星、西门子、阿尔卡特、科健、波导、爱立信、海尔、TCL……拥有一台传呼机,再也不是令人羡慕的事了。刘德华和关之琳“回头便知,我心只有你”的爱立信广告,周杰伦“动感地带”的年轻旋风,不知道刮过多少人的心怀。犹记得那时候大包小包扛着被子、枕头、饭盆、传呼机等一堆行李去报到,如今孩子们只随身带着笔记本电脑、平板、智能手机,背个包空着手就去了。这些年又多了几样:山地车、投影仪、无人机、平衡车。每一代大学生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记忆。

只有母亲没有过传呼机,她勤俭持家,可舍不得,且不理解有传呼机的家庭主妇:“不是年轻姑娘,也不去厂里做工,成天家里蹲着,要跟谁联系?”但我高考那一年,母亲卖了两头猪,花几千元,要安装一台固定电话,十分坚定。她要第一时间用自己家的固定电话拨打声讯电话,查我的分数;她要确保接到录取通知电话或者志愿调剂电话。果然本省医学院打来电话问我去不去,如果去,减免学费。我断然拒绝。母亲觉得可惜,她认为学医往后有依靠,倘若找不到工作还可以自己开个诊所。她哪里知道,我年轻的心思,早就飞得无边无际。

传呼机不仅是我家岁月变迁的见证,更是一代人共有的美好记忆。“有事您呼我”的豪言壮语,“晚上回来吃”的柔情蜜意,“收到请回电”的等待和盼望,已深深融入每个人的青春往昔,把日月间的温暖收纳进我们的心底。



腊月藕味

郭华悦

腊月,是乡间挖藕的好时节。乡里人家,屋前屋后有水池的,都习惯在里头种点荷花,无需费心照料,还能贴补家用。进入腊月,更是挖莲藕的高峰期。

其实,莲藕早就长成了。但在夏日里,主人家都舍不得挖,继续让莲藕长着;到了秋天,忙着秋收,也没那闲工夫。入冬,进入了冬闲,开始忙过年的事儿,于是挖藕也就提上了日程。

挖莲藕,看着美,实则极苦。那年头,可没啥水下保暖的装备。要下水,还不能穿多。撸起袖子,卷起裤腿,寒风中瑟瑟发抖着,就下到了水里。大半身浸泡在冬日里的冰水中,牙齿直打颤,一把挖莲藕用的铲子,便是全部的工具。

可光是有下水的勇气,也是不够的。挖莲藕,除了勇气,还得耐心。水很冷,让人巴不得下一秒就能上岸,可偏偏还不能急,得细细挖,慢慢挖。否则,莲藕破了皮,或者断了,卖相不好,大半个冬天的辛苦可就得了折扣。

挖的人不轻松,洗的人同样不容易。

洗莲藕,看似轻松活儿,可没经历过的人,断不知其中的琐碎。把莲藕挖出来,只能是成功了一半;另一半,则在于清洗的功夫。洗得不干净,自然卖得不好;要干干净净,把泥巴洗净,但又不能用力,否则洗破外皮,第二天莲藕就发黑了。

所以每年的腊月,挖藕这事儿,真是令人又爱又恨。

而之所以挑在腊月期间,集中挖莲藕,还有着另一个原因。乡里人家,但凡有喜事,总习惯在腊月里操办。过年前后,人闲,好日子也多,利于喜事。办喜事的人家,桌上少不了的,就是一大盘莲藕。

有藕,与“有后”音似,寓意美满满,早添贵子。这红事里的莲藕,也常令乡里种藕人家爱恨交织。挣得多,这是自然的;可同时,也更费劲。婚事用的莲藕,得成双成对,有大有小,完完整整,且卖相颇佳。对挖藕的人来说,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。

困苦的日子里,藕是希望,也是折磨。但因为有了藕,在腊月的寒风里,酝酿着来年的希望,也未尝不是激励人心的美事。



腰间岁月

张晓飞

